

张育新  
著

# 信访办主任

XINFANGBAN ZHUREN

中国首部揭露信访办官场  
潜规则小说 完整版

官场本是一潭清水，润泽土地；  
民间本是一方净土，哺育众生。  
然而，当清水与净土充分搅和后，巨变  
发生，或是坚固持久的混凝土，或是浑  
不堪的淤泥……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张育新  
著

# 信访办主任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人民出版社

I247.5  
2237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信访办主任/张育新著. - 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2010.4

ISBN 978-7-221-08930-4

I. ①信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56128 号

## 信访办主任

---

作 者 张育新

责任编辑 杜培斌 耿 芸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 229 千字

印 张 18

定 价 28.00 元

---



## 作者简介：

张育新，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主任记者，中国作协黑龙江分会会员。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业余创作，在《上海文学》、《北方文学》、《小说林》、《岁月》等文学杂志发表小说、散文等多篇，至今发表、出版各类作品200余万字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古河道》、长篇散文《金长城之旅》、文集《活回去一次》、诗集《橄榄岁月》、报告文学集《枪响王府井》、散文集《张育新散文》等。其中，《古河道》获2008年哈尔滨天鹅文艺大奖。

# 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

|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 | / 1   |
| 第二章  | / 9   |
| 第三章  | / 16  |
| 第四章  | / 24  |
| 第五章  | / 30  |
| 第六章  | / 37  |
| 第七章  | / 45  |
| 第八章  | / 52  |
| 第九章  | / 60  |
| 第十章  | / 67  |
| 第十一章 | / 74  |
| 第十二章 | / 81  |
| 第十三章 | / 89  |
| 第十四章 | / 95  |
| 第十五章 | / 102 |
| 第十六章 | / 112 |
| 第十七章 | / 119 |

|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八章  | / 130 |
| 第十九章  | / 137 |
| 第二十章  | / 144 |
| 第二十一章 | / 151 |
| 第二十二章 | / 160 |
| 第二十三章 | / 166 |
| 第二十四章 | / 175 |
| 第二十五章 | / 185 |
| 第二十六章 | / 191 |
| 第二十七章 | / 198 |
| 第二十八章 | / 206 |
| 第二十九章 | / 214 |
| 第三十章  | / 220 |
| 第三十一章 | / 227 |
| 第三十二章 | / 235 |
| 第三十三章 | / 242 |
| 第三十四章 | / 249 |
| 第三十五章 | / 255 |
| 第三十六章 | / 262 |
| 第三十七章 | / 268 |
| 第三十八章 | / 272 |
| 第三十九章 | / 276 |

## 第一章

滨江市信访办主任冷志强,上班第一天闹了个大笑话。笑话不是出在信访办,而是出在市委组织部,出在他原来的办公室门口。

冷志强是组织部资深的副部长,管了十多年干部。半个月前,组织部长裴士举确定调任政法委书记,上任之前,老裴找他这个副部长进行了一次组织谈话。本来他们之间很随便是无话不说的,但是这次谈话很正式。因为正式,两个人有些生分和突如其来的陌生。裴士举已经在组织程序上确定高升,民间传言,冷志强是市委常委的重量级人选。即使不稳坐组织部,去宣传部应该没有问题,再次之也可做个常委秘书长。每次干部调动之前,都有来自“民间组织部”的议论,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,在任免名单出来之前,一直言之凿凿。名单出台,很大一部分民间任命会得到证实。因为小道消息多来自大道消息,所以很多人已经对冷志强表示了祝贺。冷志强谦虚地谢着,说那就是“趋势”,只是个“趋势”,心底亦不免溢出几分喜色。人啊,都说把人生看透,要是真参透了人情百态,人生也缺少了许多趣味。人生的最佳况味,就在悟与未悟之间。

但是这次市委常委名单出炉,却让民间组织部没了声音。冷志强没有坐成组织部长的高位,也没有执掌宣传部。两个市管县的县委书

记,执掌了滨江市的组织和宣传。新任组织部长即将到任,冷志强的存在成了问题。有强势的副部长存在,掣肘组织工作怎么办?如此,冷志强就由炙手可热,变成了烫手的山芋。同样是烫手,却有不同滋味。世界上很多事情没有折中,是非此即彼的。你不能驾驭风浪,就被风浪吞噬。官场上不见风浪,却到处都是暗礁。裴士举找冷志强谈话,就是确定他未来的去向。老裴斟酌半天,寻找合适的词汇。老裴没有找到合适的安慰词句,让谈话变得别扭。老裴感觉到了两个人之间的难堪,索性把话变得直接,他为难地笑了笑:“老冷,这个得罪人的话就得我来说了,现在看你不动已经不成,有些问题不是我能左右的,请你谅解老弟。”裴士举与冷志强同岁,生日小一个月。本来裴士举比冷志强还大几天,但是冷志强档案生日是阳历,裴士举档案生日是阴历,所以裴士举比冷志强小。“老冷,现在有这样几个局级位置,你可以选择一下。文化局局长老王下个月退休,还有就是新提格的旅游局,再有就是残联,残联从民政局分出来了,提格为正局级。”停了一下,裴士举又说:“还有一个地方你可能不愿意去,比较操心费神。”裴士举用手指了指地板,“一楼信访办主任刘铁明,提前办理了退长还员手续,当了局级巡视员,空出了个位置。”冷志强面子上有些干涩。毕竟自己四十八岁了,也就是这最后一次机会。民谣都说了,过了四十八,咋干都白搭。冷志强在心里百味杂陈了一会,双手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搓了两遍脸,让自己发僵的肌肉变得活泛。裴士举还在等着他拿主意,他看着裴士举的眼睛笑笑,说:“裴部长,我看让我自己选择的话,还就是这个位置吧,忙乱点总比没事干要好。”冷志强的释然让裴士举如释重负,两个人突然的生分消失了,裴士举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。一个人神经松弛之后,愿意多说一些诚恳的话,表白自己的诚恳。这次谈话不久,冷志强确定到信访办当主任。

冷志强官场上的起落——其实也没有什么起落,不过就是传言中的升迁和贬谪,可重新到了民间组织部,马上变成另一番样子。传言说,冷志强本来是有希望接掌组织部的,但是市委书记王昶到任之后,组织开了一次常委会研究人事,本是列席的冷志强在会上犯倔,坚持

否决了王书记提名的马玉三。王昶书记想让马玉三当市委办副主任，主持工作。马玉三口碑不是很好，喜欢跳个舞泡个妞儿打个麻将。这算什么问题？往好了说是热爱生活嘛。马玉三和王书记都来自天泉县。马玉三的大哥马玉魁是王书记的中学同学，在中纪委工作。王书记当时就冷了脸，所以冷志强是自己把自己打进了冷宫。

昨天，新任组织部长段永山把冷志强送到了信访办，代表市委讲了话。无外乎信访工作十分重要，所以市委决定派工作能力很强的冷志强同志，到这里领导开展工作。刘铁明面无表情地坐在对面，把手上吸了一半的一支中华烟搓成粉末，满屋飘起中华烟的糊香。轮到冷志强表态，他把钢笔在桌上有节奏地墩着说：“我和大家都认识，今天也不过是从六楼来到一楼，这是组织上照顾我年龄大了，爬楼不太方便。”会议室小小地骚动了一下，后面有人嘻地笑出声，觉得新来的领导幽默。冷志强待骚动稍停，接着说：“今后大家一个槽子吃食了，相互在工作上多支持。我对信访是个门外汉，是真正的冷手抓着热馒头，希望大家多指教。”冷志强摊开自己的手，表示是冷手。会议室又骚动了一下，新主任姓冷，大家在冷志强的话里听出了俏皮。礼节性的掌声停了，冷志强把摆在桌角的两盒香烟撕开，一个人跟前扔了一支。坐在后面的年轻人，弓起身子接香烟，香烟像一颗颗飞弹，在空气中划过。接到香烟的年轻人，中弹一样坐回角落。

晚上，组织部送老迎新，欢送冷志强，迎新来的副部长，在双龙酒店张罗了一顿。新来的副部长廖群原来是滨溪县县长，廖群荣升，滨南县委副书记肖景龙接替廖群，任滨溪县长，和高树学搭班子。冷志强检查组织工作时，廖群经常陪同汇报，两个人已经办过交接，这个庄重的场合又拉拉手，算是重新认识。段永山接替裴士举，已经上任半个月，以组织部老人儿自居。祝酒辞说：“我们选择双龙酒店，是因为我们送走一条龙，又迎来一条龙，我们组织部藏龙卧虎。为了组织部的两条龙，我们干一杯。”

今天冷志强第一天到信访办正式上班。昨天酒桌上气氛热烈，平时不太端杯的冷志强也多喝了几杯，早晨起来太阳穴往外鼓，听声音

像隔着一层无形的东西。他信马由缰走到六楼,拿钥匙开办公室的门。钥匙没有打开的门,被人从里面推开。开门的是廖群,见了冷志强愕然地笑了笑:“哈哈,老部长回来了。”冷志强有些愣神,半晌反应过来。连说:“不好意思不好意思,昨天喝多了,信马由缰就上来了。”廖群僵着的面皮松软下来,说:“老部长老马识途,老马识途。”冷志强尴尬地笑了几声,下到一楼嘴角上还挂着自嘲的笑纹。他想,老马识途和信马由缰,其实是一个意思的不同表述。因为老马识途,所以人们才可以信马由缰。

新主任第一天上任,信访办的工作人员来得齐整。冷志强上楼下楼,耽搁了几分钟。信访办来访接待处处长段立滨帮他打开门,把一串钥匙放在办公桌角。昨天下午,组织部和信访办的年轻人已经帮冷志强搬了家。冷志强半个月前就知道自己的这一步,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已经蚂蚁搬家一样,倒腾回了家。办公室剩下的都是书,刚好把信访办新买的书柜填满。刘铁明退长还员,但还是正局级待遇,没有腾出办公室。常务副主任汪起运和另一个副主任张民商量,将原来的阅报室腾空,给冷志强倒出一间办公室。办公桌椅和书柜都是新买的,闷了一夜,还有刺鼻的信那水味道。段立滨帮冷志强打开窗子通气,一边对冷志强说:“冷主任,大家都在会议室里等你的指示呢!”冷志强把身后的窗户用花盆靠实,眼睛看着窗外说:“哪有什么指示,这段时间我是学生,得向大家学习呢!”窗外是几棵山丁子树,一树叶子绿得鲜亮,叶子中间,两只无名的鸟雀正在无忧无虑地鸣叫。楼下的风光又与楼上不同,楼上看出去的是别人的窗户,听不见鸟鸣。或许是他听见过鸟鸣,但是忽略了。处境不同毕竟心境不同。

有人小声敲门,段立滨迎出去看是汪起运。汪起运向冷志强哈哈腰:“同志们在等你训话呢!”段立滨回头看了一眼冷志强,又转回头看了一眼汪起运,借机出了屋。

本来汪起运是有机会接掌信访办的,刘铁明退长还员,给了他这个扶正的机会。他把握着这个机会,也做了相应的运作。没想到冷志强的一个喷嚏,让他这个无辜者得了感冒,把个到手的机会堵死了。

机关里有那么多职缺，你老冷选哪不好，偏偏看上了这个缺油少盐没啥滋味的信访办。汪起运认命。虽然他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但是在态度上不能带出来。他殷勤地走在冷志强身后，侧身推开会会议室的玻璃门。

嘈杂的会议室立刻静了下来。长圆桌的一头，空着三把椅子，汪起运示意冷志强坐在中间。待冷志强坐好，汪起运挨着冷志强坐下。冷志强身侧的另一把椅子一直空着，是留给刘铁明的，新主任到任，刘铁明知趣没有上班。本来刘铁明坐中间，现在空出一个人的位置。再往两侧，依次是各处室的一把手。这个座位习惯是约定俗成的，暗含着辈分和资历。都是处长，谁更靠近主要领导，谁的资历越高。冷志强进屋，满屋响起呱唧呱唧的掌声，冷志强坐定，掌声停息。冷志强环视一眼会议室，镇定一下说：“今天就算是个务虚的例会吧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我在大街上经常看见一些车的后挡风玻璃上贴着纸条，写着“新手上道，请多关照”。今天我就是新手上道，请大家多关照。现在上访是一个大问题，同志们还真别不把自己当回事。共产党建党那天开始，就表明是为穷苦人谋利益，但是现在的穷苦人还是挺多。我不相信，生活优越的人没事会去跑上访。我在信访办的见习生活今天正式开始，有什么不合规矩的地方，还请大家指导。”

汪起运看冷志强没有接着讲下去的意思，顺势接过话头。“我们这信访工作是越来越难做了。过去，人们觉着打官司告状是不好看的事，现在呢？拿着没脸当官做，打官司告状跟抢金元宝似的，打破脑袋往里挤。觉着自己吃亏了，马上扬言上访。上访成了群众对政府威胁的手段。上访还专往腰窝上捅，给政府出难题，上眼药。前次 X 副总理来视察，差点让农民拦截住副总理的车队，这是我们当地政府的耻辱，也是我们的耻辱啊。”汪起运喝了口水，看着冷志强，软下口气说：“冷主任你八成是不知道，上访接访老多乐子了。去年两会期间，我们派出一个专门的工作组，常驻北京，把上访的人员往回接。没坐过飞机的，要坐飞机，没坐过卧铺的，要坐卧铺，现在上访的才是大爷。咱们的立滨处长，在天安门广场上看见一个滨江口音的老大爷，以为也

是上访的。立滨脑袋里紧绷接访这根弦儿，赶紧迎过去，劝老汉赶紧回滨江。老汉同意了，立滨还给他拿了五百元的路费。老头把钱掖好，冲着立滨说，我是来看姑娘的，顺便看看天安门。我回程的车票都买好了，谢谢你的赞助。”汪起运说到这儿，会议室里低低地哄笑一声。大家听惯了这个故事，以前由刘铁明来讲，现在由汪起运来讲。有时故事代表信访人的无奈，有时故事代表信访人的机智，不同的听众有不同的内涵。

段立滨不愿意听这个段子。以前刘铁明讲，他没有办法不听着。刘铁明提拔他做来访接待处长，所以这个段子出自刘铁明之口，他只有嬉笑着装傻。现在刘铁明不挂长了，但是也轮不到他汪起运。听着这个段子，不论说是机智，还是无奈，段立滨都听出自己有点二虎。汪起运讲得兴致勃勃，段立滨在笔记本上认真地画着，画了一个硕大的绿毛龟，龟头上发亮，还卡着一副眼镜。段立滨向后面把本子立起来，后面“噗”地笑了一声。笑声很有节制，刚刚爆发就草草收尾。段立滨画的绿毛龟，与汪起运有些神似。

副主任张民负责公检法的上访案件，讲了发生在公安局大接访中的一个段子。公安局实施大接访，一天一个老头找到接待的局长，说警察抢走了他一张貂皮，还踢了他一脚。这事不是小事，局长赶紧叫人把老头的讲述做成笔录，询问警察的姓名，所属部门。闹了归齐，老头说的是一九四四年的事，那时候滨江市还属于伪满洲国。这个段子比较搞笑，说的又是局外人局外事，大家听得轻松，笑成一片。

期间，冷志强出去接过两次电话。第一次电话是滨溪县委书记高树学打来的。高树学和冷志强是大学同学，上下铺。上铺的高树学星期天常睡到日上三竿，趁着翻身的工夫，把脏衣服扔进下铺冷志强的脸盆。冷志强去过滨溪县山区高树学的老家，管高树学的母亲叫盟娘。盟娘是文词，说白了就是干妈。高树学听说冷志强去了信访办，打电话慰问老学友。冷志强知道他要说什么，所以看见电话显示出高树学的名字，捏着电话到了走廊。电话那头高树学大着嗓门：“哥们儿怎么搞的，还等着你高升提拔我呢，怎么混到了信访办？”冷志强：“你

有顺风耳啊，还是我身边有你的间谍，怎么我刚上班第一天你就得到了消息。我觉得信访办不错呀，比你还高着半格呢，我是自愿到信访办来的。”高树学：“你得了吧，就是属鸭子的——毛湿嘴硬。‘油拉罐子’卡前失——全仗嘴支。哪天你到滨溪来，我给你摆一桌败败火。”“油拉罐子”是一种长嘴大鸟。冷志强：“我天天吃茼蒿菜，火早败干净了。”两个人又嘻哈了几句，高树学撂了电话。冷志强端着电话，看着手机的屏幕自动转暗，半天才合上手机。

打进第二个电话的是他内弟的同学马五，跟着内弟叫他姐夫。冷志强不熟悉这个电话，疑惑中按下接听键。电话一接通，里面传出马五的大嗓门：“怎么搞的姐夫，缺钱您吱声，咱哥们儿不差钱儿！”冷志强赶紧摁了电话，刚走到走廊，马五的电话又顽强地追了进来。“姐夫，现在这时候不能老根本，不送根本就是白扯，缺个三十万五十万的，您吱声。”冷志强苦笑着谢了马五的好意。马五现在经营着一家开发公司，口气比腰还粗。

两个电话破坏了冷志强的好心情。他想起了高树学奔求滨溪县委书记时，两个人推心置腹的一次长叹。冷志强说：“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一腔热血，发誓要服务社会。可是官当了十几年，越当越大，却越来越像是为了当官而当官了，这是为什么？”高树学苦笑着说：“进入政界就像是毛驴进了磨道，身不由己地往前跑。你要是中途掉队了，虽然你很解脱，但是在别人眼里你有问题了，要么是经济问题，要么就是站错了队，别人看你的眼神都是异样的。”官场上不站队没有机会，站错了队一样跌入冷宫。官场上看着热热闹闹送往迎来，其实是很残酷的。自己是中途掉队了么，是进了冷宫么，他没有回答自己。

冷志强回到会议室，张民的段子到了尾声，大家放肆的笑容还横溢在脸上。冷志强坐回座位，大家收敛了笑声。冷志强用茶杯盖刮开茶杯上漂浮的叶子，喝了一口茶，然后开始说话。

“同志们啊，在你们这些老信访面前我是个外行，但是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。听你们讲信访的酸甜苦辣，我想起一段历史。大家都知道大禹治水，其实大禹的父亲鲧也是治水的，他采用堵的方式，结果天下

水患无穷,牵累自己也丢了脑袋。大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,开始疏浚河道,导千流归大海,结果治水成功。我们的信访工作,单靠围追堵截是不行的,也要学会疏导,去解决问题。我们不能只对上边负责,让上边眼不见心不烦,我们也要对上访者负责,对于上访者的问题,要感同身受,要真正动情……”

段立滨没有表情地捏着半截香烟,摁死在烟缸里。对于冷志强的开场白,段立滨不以为然。信访本来就是一个烂泥塘,清不清浑不浑的,不搅和还有泥水分明的时候,搅和起来就是一塘稀泥。段立滨不太相信,冷志强可以搅和得泥水分明。他把这看成冷志强的一种表态,每个主任上任时,都有大同小异的表态。会议室里只剩一个声音,大家在本子上刷刷地做着记录。一只鸽子跳上窗台,好奇地向室内张望着。

## 第二章

滨江市信访办在市委办公大楼的一楼，目的是阻止上访人员楼上楼下乱闯，嘈杂和喧闹影响其他部门办公。事实上，上访人员未经许可，走到市委一楼办公室是不可能的。市委大门口除了门卫之外，还立着一丝不苟的武警战士，门卫开路条战士放人，战士只认路条不认人。门卫都经过严格的训练，是不可能给身份不明的上访者开路条的。哨兵的岗亭旁边立着一块短牌，上面写着：哨兵神圣，冲撞违法。这是重庆发生哨兵被枪杀案后放上去的。在市委正门收发室旁边，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小二楼，这里才是上访接待中心。小楼是中华巴洛克的样式，立面图案是典型的巴洛克式的，细节上却都是民族风格。

按照主任、副主任接访排班，务虚例会的第二天该冷志强接访。接访排班的事情由来访接待处安排，一把手主任一般安排在周五，大周末的，上访的也揣摩机关的规律，周末不太容易找人。即使信访办有人，信访办联系到相关部门，也多数会碰壁，所以周末接访相对比较清闲。主任副主任接访，各处室随着一帮人，登记谈话。接访的领导主要是协调和拍板。

冷主任今天没有犯同样的错误，没有再上六楼。在一楼门厅，碰见了组织部的同事，打哈哈说：“你们腿脚好，接着往上走吧，你们无限

风光在险峰，我走下坡路了。”冲他们扬扬手拐进自己的办公室。冷志强有一个习惯，进门后一边琢磨当天的工作，一边泡上一壶茶。下午亦如是，一天两壶茶。他把茶刚泡好，来访接待处处长段立滨走过来，告诉他一会儿要接访。小段告诉他接访的大致内容，末了说周末人少，一会我把茶杯给您端过去。冷志强自我解嘲地笑了笑，笑自己角色转换还没有从心理上做好。他告诉段立滨：“小段，茶杯就别端了，让人看着是特殊化。”小段说：“那我在那边再给您准备一个。”

从办公楼去接访中心，经过一道狭长的甬道，甬道两侧是榆树矮墙，再往外是矮株的丁香和迎春。迎春花过了花期，剩一树洗眼的绿，紫色的丁香花一嘟噜一串的，散发着迷人的香气。冷志强从一本地方志上看到，接访中心的小二楼，原来是大汉奸张景惠五姨太的私宅。这个五姨太开了一个名动一时的饭店，旧址就是现在市委的主楼。时光还早，各色花草顶着露珠，向着阳光施礼。走上咯吱作响的木制外楼梯，冷志强回首走过的甬道，花树间闪烁着无数的亮眼。从组织部上升的“趋势”，走到人声嘈杂的信访办，没有失落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冷志强的失落并没有持续很久，他不是为官而官的官迷，更从不在官场上站队，这是他掌管组织工作十年的心得，也是他难以得到重用的赘壳。凡事有一得必有一失。从失落的情绪中拔出自己，冷志强有了新的认识。从另一个角度，他有了许多从前没有过的感悟。比如在机关二十多年，他从没有走过这条甬道，也没有发现这里竟然像世外桃源。换一条路走一走，会发现不同的风景。

接访大厅内已经各就各位，办公室干事毛莉莉一边擦着桌子一边抱怨，抱怨到处都是烟灰，把人呛个半死。刚清理过的烟缸里，还留着残存的烟灰。接访厅里的烟味是旷日持久的，是烟味连续积存在一块的混合味道。见着冷志强，毛莉莉“嘿”了一声，用抹布把冷志强办公桌前的竖道儿改成了横道儿。段立滨捧着一个白瓷杯，放在冷志强面前，里面的茶叶舒展着，像是蠢睡乍起的阔太伸着惬意的懒腰。

小楼向着街道一侧开着一道门，是上访者进入的门户。小街叫械树街，很窄。没到上班时间，信访办门户没开。外面的人行道上，有了

三三两两的人在徘徊。一个女人浑身糊满报纸，报纸上写着墨字，冷志强约略辨认出“还我家园”的字样。女人将军似的踌躇满志地来回踱步，不让冷志强把其他字看真切。见冷志强仔细观察外面准备上访的人，段立滨说：“每天都这样，今天算是少的。那个女人精神上出了问题，十五年前，她们家着了一把火，三间平房烧成了废墟。消防部门认定是使用煤气不当，她家认为是电火，不服消防部门认定。如果是煤气使用不当，她们自己负责；如果认定为电火，电业部门有责任。十五年了，她一直痴心不改守着废墟，丈夫拗不过她和她离了婚。她现在每天都来，来了也不进屋，就在外面展览自己。你看她举手投足，像不像演戏的。”女人走到隔离带的边上，“唰”地来一个转身，雄赳赳气昂昂的，周身的报纸一阵飞扬。冷志强对信访工作有了本质的认识。

八点半刚过，门前的窄街上突然一阵喧闹，两台农用四轮车停在信访办门口。四轮车上插着彩旗，挂着横幅。横幅上写着：我们要土地，我们要吃饭。四轮车停稳，稀里呼噜下来四五十个农民。毛莉莉向窗外张望一眼，叹口气说：“真没办法，这些爹又来了。”听毛莉莉的口气，这拨农民是信访办的常客。

公安局常年派人在信访办门口维持秩序。维持秩序的刘全赶紧站在门口，冲着络绎而来的农民喊：“大家也不是第一次来了，要懂规矩，派出两名代表谈情况，其他人到对面树阴下等着。”等着上访反映情况的人，在窗口前排起队。“这些人经常来上访么？”冷志强站在窗前，看着外面乱哄哄的人群问。“滨溪县的上访农民，来例假似的，一个月一次。”见没有别人回答，毛莉莉口无遮拦地回应冷志强一句。冷志强回头也看了毛莉莉一眼，觉出这个女人的生猛。说完这话，毛莉莉抄起桌上的电话，联系滨溪县信访办。“滨溪信访办吗？我是市信访办毛莉莉，你们怎么搞的，让你们那些爹又跑到这来了？我可告诉你们，赶紧来人把他们整回去，出了事你们兜不起。”冷志强没有听见那边说什么，这边的毛莉莉已经摔了电话。

冷志强接待的第一个农民代表是张成。张成已经不习惯猫着腰说话了，这缘于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。生理上说，张成中年发福，这